

宗教

文庫



佛法與西學

川田洋一 著
許洋主 譯

 東大圖書公司



宗教

文庫



佛法與西學

川田洋一 著
許洋主 譯

 東土圖書公司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佛法與醫學 / 川田洋一著; 許洋主譯. -- 初版二
刷. -- 臺北市: 東大, 2007
面; 公分. -- (宗教文庫)

ISBN 978-957-19-2689-6 (平裝)

1. 佛教-醫療、衛生方面

220.16

91006916

◎ 佛法與醫學

著作人 川田洋一

譯者 許洋主

發行人 劉仲文

著作財產權人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
發行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 /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
電話 / (02)25006600

郵撥 / 0107175-0

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門市部 復北店 /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
重南店 /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

初版一刷 2002年5月

初版二刷 2007年4月

編號 E 220720

基本定價 參元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

有著作權，不准侵害

ISBN 978-957-19-2689-6 (平裝)

<http://www.sanmin.com.tw> 三民網路書店

BUPPO TO IGAKU by Yoichi Kawada

Copyright © 1975 by Yoichi Kawada

All rights reserved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Daisan-Bunmei Publishing Company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Daisan-Bunmei Publishing Company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2 by Grand East Enterprise

譯 序

有人說佛教是宗教，也有人說佛教是科學，更有人說佛教是一種哲學。佛教真的是這樣嗎？第一，關於佛教算不算一種宗教，依據西方學界對宗教（religion）的定義，佛教不能說是宗教。其次，關於佛教是否合乎科學，其實，散見於古代佛教經論中的科學知識，例如生理學，未必完全正確。科學知識屬於累積性的知識，因此，在這一方面，古代當然比不上現代。又，即使佛教的經論所說的內容涉及科學，也只是要藉它說法而已，絕非為科學而科學。最後，關於佛教是否也是一門哲學，佛教的各教派大體上可以說是以追求解脫為目標，對無助於解脫的議題並不關心，所以從「十四無記」——指佛陀對任何形而上的問題都不予回答——這個歷史事實，應可明白佛教是否可列為哲學之類的學問。

因此，在嚴格的意義下，佛教是宗教、科學、哲學的說法，是值得商榷的。在我看來，那是一種未經嚴格定義的意見呈現而已。佛教確實如上述，是以追求解脫為目標的。或許也有人會說，成佛是修行佛法的主要目的。實際上，解脫和成佛不是兩回事，而是同一件事的兩個面向：不徹底解脫就不可能成佛，而成佛正表示已徹底解脫。

既然解脫是目標，那麼，解脫的對象是什麼？解脫的對象當然是煩惱（惑）。煩惱是梵文klewa的漢譯，原意指那些會把我們弄髒、使我們痛苦的東西。依照佛教的說法，貪、瞋、癡、慢（驕傲）、疑等就是會把我們弄髒、使我們痛苦的東西，所以稱它們為煩惱。

煩惱的種類很多，或說一百零八，或說八萬四千，但全部可彙集成一個，即無明。無明就是無知，但佛教所說的無明專指對「諸法實相」——宇宙萬物的真面目——的不了解。與一般所說的各種知識毫無關涉。無明是最根本的煩惱。人們不該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……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……，這全是由於無明的啟動所致。我們因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……而造作出來的惡業，常會給自己以及自己周圍的人在身心方面多少、多大痛苦的後果呢？依照佛教的說法，這其實是很難估計的，因為這個「傷疤」生生世世都會跟著我們，如影隨形。

醫學所要治療的是人們的身病和心病。身病可能導致心病，而心病反過來也可能促成身病；身心是「安危同一」、息息相關的。所以，醫師應有相當深度的人文素養，在治病時要兼顧到病人的身心；這樣病人才可能獲得療效。總之，醫療的重點不只在於疾病，病人的心理或精神狀況更是不可忽略。佛教醫學和西洋醫學的差異或許就在這點上吧！

依據佛教的主張，生病是「果」，而促成這個結果的原因很多：有些容易查出，但有些很難得知。後者應屬於佛教所

說的「煩惱」。當我們起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……時，也正是我們在殺害自他體內細胞的時刻；換言之，煩惱生起時，自殺和謀殺他人的行為就宣告成立。這種行為的全部後果，絕對是由我們自己去承擔的，絲毫不能倖免。

佛教醫學也屬於醫學的領域，它當然會提供藥物的治療，但由於它是由佛教衍生出來的一門醫學，所以它不可能背離佛教的宗旨，反而一定在配合佛教的精神下給予醫療。我們可能因環境污染而感染疾病，我們也可能因生理因素而有病痛。這些病因較為明顯，所以它們所引發的病症也就較易處理。然而，透過相當深入的探究，佛教醫學確定，無明煩惱才是人類罹患疾病的根本原因。因此，在生病時，服用藥物固然是必要的治療，但就佛教醫學而言，這是初步的、表面的，真正徹底的、根本的醫治是對病人的心識（生命）做全面的調整。由此勢必導出如下的結論：解脫煩惱是健康之道。所以別忘了：每天把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……丟進垃圾車。

在譯完本書後，譯者更相信佛教是一門極具實用功效的心理學；它不但有助於預防身心的疾病，而且能增進身心的健康。因此更期待親近佛法的臺灣醫師，也能像信奉佛教的日本醫師那樣，就其專業及佛教，多著作一些這類的書籍，來幫助臺灣同胞減輕病苦，更進而積極地提昇身心健康。

世間幾乎所有的事業都不是靠一個人或極少數人的力量完成的，本書的翻譯、出版也一樣，因此要感謝的人真的很多，但在此要特別向官錦源老醫師致上十二萬分的謝忱；譯

• 4 • 佛法與醫學

者至今還能有精力教書、翻譯，都是拜他之賜。這份恩德，沒齒不忘。

許洋主

二〇〇二年四月十八日

附記：

1. 原書中的引文出處，作者並未標出，是由譯者添補。如：(T 30,11a) 表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第三十冊，第十一行，上欄。
2. 書中的「取意」意謂「取原文大意」。

代序——《阿闍世王的故事》

佛法與醫學

佛教的創立者是誕生於印度的釋尊，但根據傳說，釋尊出家的動機是「四門遊觀」。故事是說：當釋尊出城遊玩，正欲打從東門出發時，看見體態龍鍾的老人，在南門則看到病人，至西門看見亡者。最後，在北門看到求道的出家人，內心因而深有所感。這故事自然與歷史事實有出入，但由它被當作有關釋尊出家的奇聞，似乎可看出佛教的特質。

佛教的出發點，在於解決人類根深蒂固的苦惱——生老病死。又，釋尊的成道，在於確立解脫生死苦惱的方法及途徑。在印度創立、經中國傳到日本的佛教，它所有的信徒，不用說，都專注於生老病死這「四苦」。

可是，醫學這門學問，從佛法方面來說，也全都與「四苦」有關聯。雖然醫學的焦點是在病人，但也可以說是和全部人類的痛苦——死、生、老——都不得不有關聯的一門學問。佛教與醫學，在人類生命的根本苦惱上有所接觸，雖然它們解除苦悶的方法不同，但它們的出發點與目標卻好像是相同的。

現在，我雖然簡單地使用醫學這個語詞，但提起醫學，則含有以近代科學為基礎的所謂西洋醫學，以及根據東方自然哲學的漢醫或中國醫學；後者也很重要。此外，發端於佛教的種種哲理的佛教醫學，也繼續留存於東方民族的歷史中。

今日，與西洋近代醫學、漢醫等相形之下，佛教醫學似乎已經式微，而這個責任一部分是在於使佛教本身形式化的佛教徒身上。在佛教喪失宗教生命時，佛教醫學也失去與現實對應的能力。然而，和安撫庶民之心的佛教哲理一樣，佛教醫學也曾出了許多位名醫，他們留下了拯救苦惱身心的輝煌事蹟。我無意主張：這種醫學也可以原封不動地適用於現代，然而，和西洋近代醫學及漢醫內容異質的佛教醫學，當然也含藏著以佛教徒為首的東方人的智慧。

我想，蘊含在佛教醫學中的智慧，對未來的人類不可或缺的醫學——亦即人類醫學——的建設，也擔當著重要的任務。或許有人會說：這樣的盼望不過是佛教徒的自負而已，但是，我一面期待，以某些啟示，令人們對有益於人類的醫學的構築與發展有所理解，一面稍就我所理解的佛教醫學略作敘述。

雖說是佛教醫學，但佛教已歷經二千數百年，故二者在旨趣上也逐漸產生差異。由原始佛教、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的佛教史中，每一時代所特有的佛教醫學，皆出現於各部經、論、釋中。

其中，在敘述原始佛教的基本原理之後，於部派佛教以

《俱舍論》為中心，到大乘則使用《唯識論》、《大智度論》等為論述基礎。當然，在適當之處也會參照種種的經典，但主要是採用促成中國佛教隆盛期、又對日本佛教影響甚大的天台大師的著作（以《摩訶止觀》為主），並進而以日蓮大聖人將天台哲學實踐化，也可以說是以一種生命論而展開的諸著作為最終的依據。

而在使用天台大師的《摩訶止觀》的同時，也將參考一般稱為《小止觀》的書籍。它的正式名稱為《初學坐禪止觀要門》。

阿闍世王的故事

為令讀者理解佛法與醫學的關聯，我僅從經文所說、治療疾病的實例中，舉出其一。這個實例見於《阿闍世王的故事》。它受到古澤博士——日本精神分析的開拓者——的注意，並依據它提出有名的「阿闍世情結」一詞。^{*}

實際上，這個故事在很多經文中都有記載。天台大師在《法華文句》中揭舉那些經文，日蓮大聖人並在《御義口傳》此一著作中再對經文重新論述。我打算就天台大師與日蓮大聖人的論述進行個人的考察。

這個故事記載於《大涅槃經》、《阿闍世王經》、阿含部各種經典中，天台大師也採用《大涅槃經》的經文，因此，以下便使用該經文。

《大涅槃經》記述如下：

初，父頻婆娑羅王無儲位之子。使相師占夫人。相師云：山中有一道人，彼命終入夫人胎，作太子。王為早得太子，斷道人糧餉，更殺其所化作之白兔。時，王夫人有妊，使相師占。相師云：生男子，然是王怨。
(取意)

根據其他經文，這一部分的說法，不是國王為得到太子而斷絕道人的糧食，並進而將他所化作的白兔殺掉，而是夫人因擔心年老色衰、失去丈夫的寵愛而殺害道人。

古澤博士注意到母親的自我(ego)，並將阿闍世的「怨」，解作對母親——自己的生命的本源——背叛自己的憤怒。這是對人類心理非常深刻的洞察，但我對此不想做任何評論，而暫依《大涅槃經》作探究。

月滿生男子，而依相師言，自未生前已是怨，名未生怨。王即恐怖，與夫人共自高樓上，棄之於地，然僅折一指，王遂愛之而為太子。時，提婆達多叛世尊、立教團，一時有名聲。……提婆即曰：卿不知乎？國人皆謗卿未生已前已是王怨；又未知乎？父王於卿為胡孩時，欲殺害卿。於是，阿闍世王發逆心，幽閉父王，絕其糧餉。母韋提希夫人，身塗蜜以養王。阿闍

世怒，正欲殺母，因耆婆諫而止。

阿闍世王就這樣把父親幽禁而死，自己即位為王，但這份罪惡卻折磨著他的內心，終於無法忍受而前往釋尊處懺悔。

然而，《大涅槃經》說：「觀解愈深，悔心愈劇。又於自身所積逆業深自悔責，為此悔悟熱惱之心，及全身所生惡瘡所苦。耆婆良醫即敬請如來救護。空中有頻婆娑羅王聲，說言：若仗佛力得免無間地獄惡果。王聞父聲，悶絕躡地時，佛於沙羅林入月愛三昧照之，惡瘡即癒。……終固無根信，身心清涼，得延壽命。」

天台大師的《法華文句》，一面引《大涅槃經》，一面解釋阿闍世的意思說：「大經云：阿闍名不生，世者名怨」（T34, 25c），並進而說：「以不生佛性故，則煩惱怨生。煩惱怨生故，不見佛性。」（T34, 25c）天台大師在《法華文句》中，描繪出在阿闍世的生命深處的世界。也就是說，在阿闍世降生到這個世界的那一刻，他的心中已翻滾著煩惱怨恨。只因宿命(dai-va-datta)觸發自己所不覺知的煩惱，而奔向殺害父母之途。

無明惑與佛性

在佛法上，煩惱正如字面所示，是厭煩苦惱的意思。煩惱有種種的計算方式，但最多可擴大到一百零八煩惱或八萬四千煩惱。在這些煩惱中，天台大師稱最根本的煩惱為「無

明惑」。就原義而言，它是對包含自己在內的一切生命的真相感到迷惘之感，但我們卻將此無明惑說為生命的「魔性」。因為魔性就是——模糊生命的真相、令人看不見那真相的東西。

生命內在的魔性剝奪對自他生命的觀照——即智慧、思考的能力——而創造黑暗。它也擾亂內心的調和與安定，導致根本的不安與不定。就是這樣，生命的「魔性」不斷地將自他的生命打入破滅與苦惱的深淵。我想，如果以現代語詞表達，也可稱之為「破壞的衝動」或「嗜殺的熱情」。但，這樣的無明惑藏匿於人類生命的底部，由此滋生、啟動其他龐大的煩惱；這就是我們生命內在的狀況。

我們天生就罹患「無明惑」這種「先天性的心病」。而且，這個心病，把那真正存在於所有人類生命中的佛之生命遮蔽起來。前揭《法華文句》也說：「煩惱怨生故，不見佛性。」（T34, 25c）在阿闍世王的生命的底層，也覆蓋著無明惑及種種的煩惱。阿闍世王和其他人一樣，都揹負著無明惑這種先天性的心病而出生於世。

可是，殺父的阿闍世王抵達釋尊處，發起懺悔心，而點燃了他心中的觀解之光。這就是生命本具的智慧之光。關於這種觀解，《法華文句》解道：「觀解者，貪愛母，無明父。害此故稱逆；逆即順也。行於非道，通達佛道。」（T34, 26a）我想，此處，貪愛可解作是從無明發動的煩惱。這意味著：阿闍世王心中那份觀解之光，把在父母的生命中翻滾的煩惱徹底破除。

依據經文，將生父頻婆娑羅王幽禁致死、並將生母韋提希夫人禁閉的阿闍世王，他企圖以自己內心深處的觀解之智，照見這些在他自身的生命中翻攪的貪愛與無明惑，並把它們破除。確實，正如「未生怨」這個名字所示，他的無明與貪愛都是一種由父母所帶來、植入的先天性疾病。然而，與釋尊相遇而產生的智慧之光，卻成為良藥而使他踏上病癒之途。

可是，觀解愈深，心中的糾結便愈烈。阿闍世王身上已生滿惡瘡，生命垂危，深深以此病為苦。然而，為阿闍世王解除痛苦的是釋尊自身的智慧和慈悲的生命。洞察阿闍世王的心病、又將他身上惡瘡治癒的釋尊——那才是所有人類生命中真實的佛性、佛的生命。

「先天性的疾病」——佛教稱之為業病。但是，令此業病得以治癒的、以慈悲和智慧使業病痊癒的、以及將罹患業病者的痛苦根本拔除的，才是佛的生命。它並非從人類生命的外側被賦予的，而是人藉著自己堅定的意志及努力，從自己的生命深處發出來的。當煩惱的昏暗消失、殘暴的魔性也被轉化為慈悲力時，如泉湧般的佛性，才是治療人類所罹患的「生命之病」的原動力。

依據經文，在這個時候，將身心痛楚至極的阿闍世王引往釋尊之處的是良醫耆婆。耆婆被視為良醫，雖是因他擁有當時最高的醫術，但也更是因為他的言行發揮最大的說服功效，使阿闍世王朝向自己內在的釋尊，汲取佛陀的智慧及慈悲。由此可窺知佛教醫學的基本想法。

佛教醫學，要求病患本身具有堅強的意志，及不斷的努力。既然佛教這個宗教是徹底要求依自力而證得的「覺悟」，並提倡以達成此覺悟為目的的修行方法，那麼以病患為直接對象的佛教醫學，當然也一貫地要求依自力來治癒疾病。佛教醫學為了引導種種病苦者，使其內在的釋尊顯現，而說明所有的方法及條件。當然，其中也有經不起現代科學論證的部分。和漢醫一樣，佛教醫學的對象不是疾病，而是病人。更進一步說，病人就是因「四苦」而掙扎的人類本身。所以，在佛教，佛教醫學被定位於人類追求「覺悟」的途中，且病患的治療可原封不動地成為斷除「四苦」的佛法修行。

我們認為，佛法修行是以成就完美人格——即佛法所描繪出的理想人格——為目標的自我改革之道，是能達成人類革命的方法。因此，若使用佛教用語，則種種經文中大量出現的菩薩，可以說是佛教醫學的目標所在；在他們之中必能發現確實非常健康的身體。

病人的治療，是以菩薩們的身心為目標的里程碑；又，疾病的治癒，原與人類革命相關，它能造就身心都健康——不是只有肉體健康——且真誠的人。我想可以斷言的是：至少它是以形成能浸淫在生存的喜悅、並以慈悲及智慧對待他人的理想人格為目標。（又，此後，本書雖有時使用佛教一詞，有時也使用佛法，但並無特別用意。只是我想表明，大致上，使用佛法是強調法及哲理的部分，而使用佛教，則著重修行，即實踐的部分。）